歐陽修集/卷1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十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四 · 書簡卷第一

► 書簡卷第二

【與韓忠獻王〈稚圭〉四十五通】

△一〈慶曆二年〉

修頓首再拜啟。仲秋漸涼，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。修至愚極陋，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。至於修記以問起居，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，又非宜輒干視聽。是以書牘之禮，曠絕逾年。然而千里之外，威譽之聲日至京師，如在耳目。可以見作鎮方面，懾動羌戎；撫循之間，優有餘裕。此修不勝西首企望，拳拳之誠，私自為慰者也。伏念修材薄力弱，不堪世用，徒能少以文字之樂為事。而國家久安於無為，儒學之士，莫知形容。幸今剪除叛羌，開拓西域，紀功耀德，茲也為時。惟俊凱歌東來，函馘獻廟，執筆吮墨，作為詩頌，以述大賢之功業，以揚聖宋之威靈。雖曰懦焉，亦區區之鄙志也。謹奉手啟咨問，伏惟俯賜鑒察。謹啟。八月日，太子中允、集賢校理歐陽修啟上。

△二〈慶曆五年〉

某頓首啟。冬序極寒，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？昨者偶趨府下，過煩主禮。自到郡逾月，尚稽候問，豈勝愧悚？某孤拙多累，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，地僻事簡，飲食之物，奉親頗便。終日尸祿，未知論報之方，用此不遑爾。瞻望盛府，數程之近，時得通訊下執。謹因請絹人行，附此以道萬一。新歲甫邇，伏乞為國自重，下情禱詠之至。

△三〈慶曆五年〉

某頓首啟。近因州吏詣府請絹，曾拜狀。急足至，特辱手書為誨。伏審履此凝寒，台候萬福，豈勝慰忭之誠。某此藏拙，幸今歲淮甸大雪，來春二麥有望。若人不為盜，而郡素無事，何幸如之！惟尸祿端居，未能報國，此為愧爾。瞻望旌，惟願為國自重，以副禱頌。

△四〈慶曆六年〉

某再拜啟。山州窮絕，比乏水泉。昨夏秋之初，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，水味甘冷。因愛其山勢回抱，構小亭於泉側，又理其傍為教場，時集州兵、弓手，閱其習射，以警飢年之盜，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。方惜此幽致，思得佳木美草植之，忽辱寵示芍藥十種，豈勝欣荷！山民雖陋，亦喜遨游。今春寒食，見州人靚裝盛服，但於城上巡行，便為春游。自此得與郡人共樂，實出厚賜也。愧刻愧刻。

△五〈慶曆六年〉

某頓首啟。季冬極寒，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。某幸守僻陋，咫尺大府，常闕修問左右。然幸尸祿奉親，職事日益簡少，養拙自便，遂成習性，但時自警而已。冬深少雪，氣候已春和，伏惟為國自重，以副瞻頌之誠。

△六〈慶曆六年〉

某啟。近急足還，嘗略拜問。歲暮晴和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。本州張推官欲造戟，云舊出門下。此人蒞官廉善，謹守其職，亦可自了。恐不見多年，要知本官行止，謹此拜聞。

△七〈慶曆八年〉

某頓首。仲春下旬，到郡領職。疏簡之性，久習安閒，當此孔道，動須勉強。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，遵範遺政，謹守而已。其餘廨舍城池，數世之利，無復增修，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。今年蝗蝻稍稍生長，二麥雖豐，雨損其半，民間極不易，猶賴盜賊不作，伏恐要知。齪齪之才，已難開展，又值罷絕回易，諸事裁損，日憂不濟，此尤苦爾。南北遼遠，音信難頻，輒此忉忉，以煩視聽。慙悚慙悚。

△八〈皇祐元年〉

某頓首啟。自去春初到維揚，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。自後區區不覺逾歲，即日春暄，不審尊候動止何似？某昨以目疾為苦，因少私便，求得汝陰。促春初旬，已趨官所。廣陵嘗得明公鎮撫，民俗去思未遠，幸遵遺矩，莫敢有逾。獨平山堂占勝蜀岡，江南諸山一目千里，以至大明井、瓊花二亭，此三者，拾公之遺，以繼盛美爾。〈大明井曰美泉亭。瓊花曰無雙亭。〉汝陰西湖，天下勝絕，養愚自便，誠得其宜。然尸祿苟安，何以報國？感愧感愧。邊防之事，動系安危，伏惟經略之餘，為國自重。

△九〈皇祐二年〉

某頓首啟。冬寒，伏惟台候萬福。修前在潁，曾一拜狀。尋以移守南都，苦於當道，頗闕修問，徒切瞻思。專使枉道，手書為賜，佩服感慰，何可勝言？北俗蒙惠，邊防有條，宜歸大用，以及天下。不勝禱望之至，謹奉狀敘謝。

△十〈皇祐二年〉

修啟。辱示諭邊備有倫，此已得之傳者久矣。閱古事跡，尤見大君子之用心，動必有益於人也。盛制記文並孔子廟、嶽廟等記，並於杜公處竊覽，已獲秘傳。然私怪明公見遺，獨不見寄，謂於庸鄙有所惜者，何邪？見索亂道，敢不勉強？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，寓名諸公之後，為幸多矣，所恨文字污公好屋爾。前在潁，承示碑文甚多，愧荷之懇，已嘗附狀。今者人至，又惠《宋公碑》二本，事跡辭翰，可令人想慕。《張迪碑》並《八關齋記》，此之所有，聊答厚賜。某皇恐。

△十一〈皇祐二年〉

某啟。冬候凝寒，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。十二日所遣人至，伏承賜書，誨諭勤勤，且榮且感。嗣以近制石本，俾之拭目，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，則前之干請，誠不為非也。惶恐惶恐。公之德業，固已偉然於當世矣。而今又以文章筆札，垂示不朽。伏讀展玩之際，因思窮邊武俗耳目，乍此兌，其喧傳驚動，宜如何哉！後世之見者，想公為人魁傑雄偉，又宜如何哉！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，某不信也。某自夏入秋，苦於親疾，以故久不修問。謹因人還，附此為謝，伏惟幸察。

△十二〈皇祐三年〉

某頓首啟。自夏迄今，以老母臥疾，營求醫藥，加以京東盜賊縱橫，朝廷督責甚急，公私多故，遂闕拜狀。中間伏承升職留任，亦以無由馳賀，但深悚仄而已。專人至，辱書為賜，具審為朝自重，日膺多福，邊隅已熟恩信，兵民已安衣食。當還廟堂，以副公議，此非小子之私祝，真切真切。富公移蔡，亦便親而請也，恐卻以親疾難於移動。未嘗求徐，然此歲滿得徙，亦其幸也。某再拜。

△十三〈皇祐四年〉

某叩頭泣血，罪逆哀苦，無所告訴，特蒙台念，遠賜誨言。雖在哀迷，實知感咽。昨大禍倉卒，不知所歸，遽來居潁，苟存殘喘。承賜恤問，敢此勉述，其諸孤苦，不能具道。秋序已冷，伏冀順時為國自重，哀誠所望。

△十四〈至和元年〉

某啟。伏蒙寵示《閱古堂碑》三本，豈勝榮幸。公之德業，當施本朝，耀青史，而刻金石。淹留邊郡，閒暇之餘，尚足以為一方故事，煥赫塞上。竊顧小子亦得列於眾作之間，既足為榮，亦可愧也。感悚感悚。范公人之云亡，天下嘆息。昨其家以銘見責，雖在哀苦，義所難辭，然極難為文也。伏恐要知。

△十五〈至和元年〉

某啟。近範純仁寺丞見過，得睹所制《奏議集序》，豈勝榮幸。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，亦勸善之道也。某亦為其子迫令作《神道碑》，不獲辭。然惟范公道大材閎，非拙辭所能述。富公墓刻直筆不隱，所紀已詳，而群賢各有撰述，實難措手於其間。近自服除，雖勉牽課，百不述一二。今遠馳以干視聽，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，出入同於盡瘁，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，敢乞指諭教之。此系國家天下公議，故敢以請，死罪死罪。

△十六〈至和元年〉

某啟。昨自居憂服除，便得召，乃敢離潁至都。見日，便乞蒲、同，朝旨俾留，遂領銓。

尋以引人事，遽出同州。入辭之際，恩旨又留，且領殘書，既而遂被茲命。孤拙多艱，無所補報，屢招論議，常黷上聰。寵祿難忝，若何為效？恐終碌碌，以為知己之羞。久不拜狀，出處多滯，故敢略序。《范公碑》如所教，悉已改正，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，實在賊界，恐知之。某又上。

△十七〈至和元年〉

修啟。昨自服除召還闕，出處不定，皆由蹇拙使然，諒惟悉察。自忝此職，嘗於遞附啟為謝。某衰病，鬚鬢悉白，兩目昏花，豈復更有榮進之望？而天下責望過重，恨無所為，進不能補益朝廷，退不能決去，恐碌碌遂為庸人，以貽知己之羞爾。夙夜愧懼，不知何以見教，願聞誨勤之言，真切真切。

師魯及其兄子漸，皆以今年十二月葬。某昨為他作墓志，事有不備。知公為作表甚詳，使其不泯於後，大幸大幸。《范公表》已依所教改正，只是大順時，檢得希文當初奏議，是在賊地中，伏恐要知。

△十八〈嘉祐元年〉

某頓首啟。秋暑尚繁，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。伏睹制書，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，雖未足以施夔、稷之業，致堯、舜之道，以興至治，以副具瞻。而天災水旱之時，民困國窮之際，上有以寬旰食之憂，下有以救飢寒之急。此縉紳之君子、閭巷之愚民，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，而引首北望，惟恐來朝之緩也。修言不足信於人，才不足用於世，事有不得已，而未能引去。徒與眾人，同其喜慰。伏計大旆即日在途，伏惟為國自重。謹奉啟咨候，不宣。修頓首再拜。

△十九〈嘉祐三年〉

某頓首啟。自明公進用，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，效萬一裨補之，而久無一言，甚可責也。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，以文行知名。以梅之名，而公之樂善，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。其人窮困於時，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。中外士大夫之議，皆願公薦之館閣。梅得出公之門，一美事也；公之薦梅，一美事也；朝廷得此舉，一美事也。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，故言之，雖公而不敢洩，公賜擇焉。惶恐惶恐。

△二十〈嘉祐八年〉

某頓首啟。板橋匆遽攀違，忽復旬浹，氣節遂爾寒凝，伏惟台候萬福。龍旌即路，幸此晴明。然而跋履之勞，事務叢委，竊計倍煩神用。更乞為朝自重，以副傾依。下情區區。

△二十一〈嘉祐、治平間〉

某啟。兩日不奉宴言，豈勝瞻系？伏承台候稍爾愆和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？氣脈小小留滯，微行必遂清康。旦夕拜見，且此拜聞。

△二十二〈嘉祐、治平間〉

某頓首啟。數日不奉餘論。伏承台候微傷風冷，喜已康和。秋暑尚有殘粒更冀時加精攝。無由咨候賓次，謹勒此馳啟上問。過旬休，必獲瞻奉。茲不盡區區。

△二十三〈治平元年〉

某啟。不奉顏色，忽已經旬。霜寒，伏惟台候動履清福。竊承表啟累上，聖意決不少疑。量斯勢也，似非辯說可入，莫且當勉屈高誼，兼副中外人情否？某衰病，最宜先去者，尚此遲疑。矧公系國體重，豈可輕議？昔人嘆好事難必成，皆此類也。旦夕瞻近，姑此以道愚見，幸高明裁察也。惶恐惶恐。

△二十四〈治平元年〉

某啟。晚來伏承台候萬福。辱簡誨，俾撰先令公真贊。前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，蓋欲自托以垂名。矧盛德清芬，備載史牒。但恐衰病，久廢筆硯，不能稱道萬一。當試勉強，以應嘉命。值夜草草。

△二十五〈治平元年〉

某啟。承教，俾作《魏國令公真贊》。屢日抒思，不勝艱訥。蓋以巨德難名，非委曲莫究萬一，而滯於簡拙，遂至窘窮。實辱嘉命，惟負慚恐，勉自錄呈。

△二十六〈治平□年〉

某頓首啟。不獲瞻奉，忽復數日。秋暑，伏承台候萬福。某以餘毒所攻，頸頰間又為腫核，第以不入咽喉，比前所苦差輕，旦夕欲且勉出。重煩台念，特賜存問，不勝感愧，區區謹奉此敘謝。

△二十七〈治平□年〉

某啟。不獲瞻見，等閒數日。餘暑尚繁，不審台候動履何似。竊承有外訃之戚，方此炎熾，伏冀節損悲悼，為朝自愛。無由馳謁門屏，謹奉此陳慰。

△二十八〈治平□年〉

某啟。至日不獲展慶，不勝馳情。伏惟履長納吉，為國耆老，永副中外之具瞻。某所苦悉已平，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。尚煩憂恤，手筆存問，其為感激，並留面敘。人還，粗布萬一。

△二十九〈治平□年〉

某啟。日夕風凜，伏喜台候萬福。重辱手誨，仰認意愛之深。某所以欲速出者，蓋家居不遑安爾，謹當更與醫工審議。昨亦有一札，乞更寬數日，皆寂然，所以尤難安處。或因方便，特為略言及，豈勝大幸！承諭曾見與叔平簡，拙疾更不復云。惟乞不賜憂軫，惶恐惶恐。

△三十〈治平四年〉

某啟。不侍台席，忽復彌旬經節，伏承動履清福。杜門俟命，已上三表，便值休假。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，忽辱惠翰，感慰兼深。某去就之際，不惟果於自決，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。亮公見愛素深，意必不殊也。此來賴君相之明，為之辨別，皎然明白，中外無所疑惑矣。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，所推恩禮不必過優，使災難中遂逃禍咎，而保安全於始終，蒙德不淺矣。區區所欲述者此爾，伏惟幸察。

△三十一〈治平四年〉

某啟。早暮遂涼，伏承台候萬福。昨日辱以《相台園池記》為貺，俾得拭目辭翰之雄，粲然如見眾制高下映發之麗，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游嬉於其間也。榮幸榮幸。《晝錦》書刻精好，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為慚，而又以得托名於後為幸也。眾篇一時盛事，往往佳作，咸得珍藏，豈勝感愧。昨夕偶數客坐中，不時布謝，皇恐皇恐。謹奉此咨啟。

△三十二〈治平□年〉

某啟。某以私門薄蹋少苦終鮮，惟存二侄，又喪其一，衰晚感痛，情實難勝。仰煩台慈，特賜慰恤，豈任哀感之至。酷暑復盛，伏承台候萬福。來日參假，當奉言侍。謹且附此敘謝。

△三十三〈治平四年〉

某啟。冬序始寒，不審台候動止何似？竊承懇請之堅，遂解機政。處大位，居成功，古人之所難。公保榮名，被殊寵，進退之際，從容有餘，德業兩全，讒謗自止，過於周公遠矣。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遽去，私自計則孤危失恃，此不能不惘然爾。其他區區，非筆墨所可既。惶恐惶恐。

△三十四〈治平四年〉

某啟。自承遂解政機，出鎮便郡。尋奉拙記，計已通呈。遽審殊命優禮，悉已懇辭，又當馳賀也。某藏拙於此，幸亦優閒。而衰病侵攻，略無寧日，歸心愈切，然素計亦稍有緒也。竊計大旆非晚啟行，無由瞻望。寒中伏冀為國自重。區區不宣。

△三十五〈熙寧元年〉

某啟。東州難得酒村，郡醞不堪為信。惟羔羊新得法造，又以傷生不能多作，然謂其味尚可少薦尊俎。輕瀆台嚴，惶恐惶恐。

△三十六〈熙寧二年〉

某頓首。向嘗以拙惡應命，深愧唐突。乃蒙不鄙，以之刻石，得子履巨筆，錯之佳處，

因公勝跡，托附之傳，其為榮幸多矣，感惕感惕。某近秋冬以來，目病尤苦，遂不復近筆硯，小詩亦不曾作。心志蕭條，但思歸爾。承諭髒腹多不調，更乞節慎飲食，酒能少戒尤佳。某一向不飲，遂不復思。無由少侍談席，區區不布萬一。

△三十七〈熙寧二年〉

某啟。專使至，獲捧台翰，伏承經寒動止萬福，下情欣慰。某以病目，艱於執筆，稍闕拜問。其為傾向之勤，則未始少怠也。某幸東州歲豐事簡，居已逾年，已再削乞壽陽。蓋陳、蔡勢難乞，惟壽近潁，亦便於歸計爾。益遠旌，新春，伏惟為國保重。

△三十八〈熙寧三年〉

某頓首啟。近昨過鄆，瞻望留都才三四驛，因假急足拜問，粗布區區。不謂遠煩專介，直走淮濱，誨諭勤勤，仰認意愛。兼審秋寒，台候動止萬福，下情豈勝感慰。修過潁少留，以足疾為苦，不久勉之官守。情嗡魅唬素志未遂，其餘鄙冗，莫道萬一。惟乞為國自重，以慰具瞻。

△三十九〈熙寧三年〉

某啟。某去秋留潁月餘，嘗因急足還府附狀。自爾勉力病軀，祗赴官所，忽忽遂見窮臘。即日凝凜，伏惟鎮撫之餘，台候動止萬福。某昨蒙上恩，察其實為病瘁，得蔡如請。土俗淳厚，本自閒僻，日生新事，條目固繁，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，不患不及。而老病昏然，不復敢措意於其間。若郡縣平日常事，則絕為稀少，足以養拙偷安，度日而去爾。甚幸甚幸。荷公見愛之深，欲知其如此爾。歲暮雪寒，伏乞為國加愛。

△四十〈熙寧三年〉

某啟。立朝雖久，忝冒實多，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。蒙公愛念，贈以嘉篇，語重文雄，過形褒借，何以克當，但秘藏榮感而已。拙句唐突大匠，出於勉強，慚恐慚恐。某自至蔡，遂不曾作詩。老年力盡，兼亦憂畏頗多，冀靜默以安退藏爾。

△四十一〈熙寧四年〉

某啟。近嘗奉記，粗布區區，竊計已投幾格。專使忽至，特枉親翰。伏承經寒，鎮撫之餘，台候動履萬福，豈勝感慰之極。某衰病如昨，老年憂畏，旦暮未去間，俯默苟偷，如前書所述爾。忽忽又見新春，惟乞為國愛重，以副中外瞻倚之望。

△四十二〈熙寧四年〉

某啟。辱貺齋醞，尤為醇美。第小邦鮮嘉客，老病少歡意，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。可嘆可嘆。近以《序傳》拜呈，塵浼聽覽。蓋向在潁，因欲遂留，而當權者猜忌，聊以自解爾。進退之間，其難如此，可懼也。千萬保重，以慰勤企。

△四十三〈熙寧四年〉

某頓首再拜。近急足還府，奉狀粗布謝懇。新正令節，限以官守，無由一廁賀賓之列。元勛柱石，神明所相，百福來臻。春氣尚寒，伏惟為朝愛重，上副眷倚。下情祝頌之至。

△四十四〈熙寧四年〉

某啟。昨承寵示《歸榮》等五篇刻石，俾遂拭目，豈勝榮幸。唐世勛德巨公為不少，而雄文逸翰，兼美獨擅，孰能臻於斯也？某以朽病之餘，事事衰退，然猶不量力，不覺勉強者，竊冀附托以為榮爾。見索拙惡，不能藏默，謹以錄呈，慚罪慚罪。某又上。

△四十五〈熙寧四年〉

某啟。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，尋蒙特賜寵和，不惟以慰寂寥，而雄文大句，固已警動人之耳目。屬閒居杜門，難偶信便，遂稽布謝，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！因王郎中詣府的便，少道萬一。

【與富文忠公〈彥國〉六通】

△一〈天聖、明道間〉

某頓首白。彥國自西歸，於今已逾月，無由一致書。蓋相別後患一大疽，為苦久之，不暇求西人行者。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，獨怪彥國了無一書，又疑其人不的。於段氏僕夫

來，致幾道書，此人最的，宜有書，又無，然後果可怪也。始與足下相別時，屢邀聖俞語，謂「書者，雖於交朋間，不以疏數為厚薄。然既不得群居相笑語盡心，有此猶足以通相思，知動靜，是不可忽。苟不能具寸紙，數行亦可。易致則可頻致，猶勝都不致也」。當時相顧切切，用要約如此，謂今別後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。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，降壇而吐之，何邪？平生與足下語，思欲力行者事何限，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，不能勉強，向所云云，使僕何望哉？洛陽去京為僻遠，孰與絳之去京師也？今尚爾，至絳又可知矣。自相別後，非見聖俞，無一可語者，思得足下一書，不啻飢渴，故不能不忉忉也。秋暑差盛，千萬自愛。

△二〈嘉祐元年〉

某啟。暑雨，不審台候何似？有蜀人蘇洵者，文學之士也，自云奔走德望，思一見而無所求。然洵遠人，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，求為先容。既不可卻，亦不忍欺，輒以冒聞。可否進退，則在公命也。

△三〈嘉祐七年〉

某啟。慰疏已具如別。春候暄冷不常，不審孝履何似？伏惟以時順變，徇禮節哀，上副人主之眷懷，下為士民自重。某自承乏東府，忽已半歲，碌碌無稱，厚顏俯仰，尚思一有論報而去。然勉強庸拙，不知所為。苟終止若斯，顧亦安能遲久？不待彈劾，當自為計也，未知尚有可教否？無由瞻近，豈勝下懷？時事多端，伊、洛過客相踵，必有能道其大概者。其他委細，亦非筆墨可殫也。謹因遣人，萬不布一。某又拜。

△四〈嘉祐八年〉

某頓首啟。近馳賀懇，少布私誠。伏承大旆已及近郊，道路盛暑，竊審台候萬福，實慰區區瞻碇勤。朝廷新有大故，時事多艱。舊德元臣，與國同體，馳騎奔走，不惟出處之節得宜，與來者為法。康時濟物，愚智所同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。余如前書所述也。旦夕當得瞻見顏色，第因張師遠行，不可無書，謹奉手啟咨問。

△五〈嘉祐八年〉

某啟。忽承手誨，以屢辭新命未得請，俾有所開陳，敢不如教。然愚竊以公自元宰，還

首西樞，懇請而從，則恩典未見其過。但公以避災為意，思欲深自退抑，此與上待元老之意，本不相為謀也。亦竊見初一札，自後更不降出，上亦未嘗語及，豈非事已決定，無可商量邪？若德音有所詢，當具道如所教也。秋涼，喜承台候萬福。謹奉此，不宣。

△六〈治平二年〉

某啟。餘暑未祛，伏承台候動履清福。人至，辱賜簡，豈勝感服。自公在告，為常制所拘，不得時申候見，固以為恨。今者大旆當西，不一造門下，竊意不近人情。兼料諸公意必同此，所以雖承誨勤，未敢聞命也。皇恐皇恐。人還，謹此，不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